

河北梆子彙編

第二集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編輯例言

一、在党的“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”的戏曲工作方針鼓舞下，河北梆子老艺人、演員已發掘出傳統剧目 360 余出；为了不使这些剧目散失，我們特編輯“河北梆子彙編”，分集出版，以供給戏曲团体、作家、研究者和其他有关文化部門作为改編和研究的資料。

二、在傳統剧目中，有些是人民性、艺术性都很强，有些是精华与糟粕并存，有些是没有什么積極意义也没有什么毒害，也有些主要是宣揚反动思想或低級淫穢的坏戏；由于我們彙編的目的在于提供資料，所以除坏戏不准备收入本彙編外，其他內容杂有糟粕或存在某些問題的剧目，也仍照其原来面目收編，不加刪改、整理，以求存真；剧团如拟采用某些剧目上演，希作必要的整理或改編工作。

三、本彙編中所收的剧目，因原本以訛傳訛、抄傳失真之处頗多，編印前大都根据几种不同底本进行了校勘，訂正錯誤、补充脫落、修正不通順的字句；剧中过分低級淫穢的科白，亦酌情刪节，并附說明；对于費解的詞句，也加以必要的注釋。

四、力求存真、严肃慎重是我們对待这一工作的基本态度；但由于思想水平和占有資料所限，在編审、校勘工作中，定会存在許多缺点，恳切地希望得到各地戏曲界和广大讀者的指正和协助，使本彙編做到完善、丰富。

天津市河北梆子彙編編輯委员会

1957年10月3日

目 录

23 麟骨床.....	1
8 附：采花赶府.....	125
校后记.....	164

麟 骨 床

陈俊卿 藏本

內 容 提 要

晋时，有一女子名牛文嫺，美而狡黠，随兄牛二及嫂馬氏居住，因兄嫂爭吵，文嫺持棍打死其嫂，兄妹潛逃，賣身于礼部尚書張質府中为奴。

張質常贊文嫺才貌，文嫺遂生妄想，一日在花园采花，以贊花为名調戏張質，張質峻拒，怒責其無耻，文嫺反至張夫人处哭訴，詎張質逼奸。夫人被欺欲收文嫺为側室，及張質回府，真相大白，遂將文嫺兄妹逐出。文嫺兄妹遇刑部徐士礼，徐見文嫺貌美，收为义女，拟献于晋帝。

时西羌使臣兀良歹，进献麟骨床及修罗兽二宝，人眠于麟骨床之上能夢游天宫，修罗兽凶猛善斗且能舞蹈。晋帝驗修罗兽时，怒兀良歹狂妄，詔宣臣民中能降兽者，張質外甥祁花俗文武双全，应詔至，打死修罗兽，封为虎賁校尉。

徐士礼献文嫺入宫，因郭后所阻，为昭陽宮婢，一日晋帝酒醉，文嫺乘机侍寝，晋帝以为自己酒后失德，封文嫺为貴妃。

文嫺为妃后，傳密旨拿問張質，囚于刑獄，欲杀之灭口，牛二因其妹得封官，欲娶張質女雪娟为妻，得晋帝傳旨賜婚。郭后諫阻，被文嫺讒害，囚于冷宮。

徐、牛捧旨至張府娶亲，張夫人因其女已許祁花俗，拒不遵旨，牛二欲搶亲，反被祁花俗痛打、剜去双目。文嫺为兄报仇，假傳聖旨，斬祁花俗，值羌人兀良歹二次进兽，救出祁花俗，同奔隴西，投其父宁西侯祁乐天处。

文嫺正得君寵时，一夕伴帝眠于麟骨床，其嫂鬼魂忽来索命，鬼附文嫺之体，道破其陰私，晋帝始悟，赦出郭后及張質，將牛二、徐士礼問罪，文嫺見事已敗露，畏罪自縊，时宁西侯祁乐天綁子进京，晋帝赦其罪，并在金殿为祁花俗、張雪娟完婚。

第一回 餞 別

〔祁花俗上。〕

祁花俗 (引) 胸藏顏回志氣，
未步青雲。

須不負七尺之軀，

六壬只在五行。①

(念) 自幼生長在宦門，

一腔豪氣透凌雲。

對燈閱卷習孔孟，

操弓持戈學廉君。

巍巍鰲頭那日占，

寥寥紅葉何處尋。

兩事未成如畫虎，

辜負韶華渡世津。

小生，姓祁名花俗，字表正昌，乃西洛人氏，托父遺
休，生潘安相如蓋世之貌，蒙師訓誨，達子建七步八
斗之才，② 濟濟英才出眾，堂堂氣象軒昂，素好馳
馬試劍、張弓曳矢，雖非孟賁、烏獲之勇，③ 願學李

牧、廉頗之能，且喜严亲仕晋，官拜列侯，小生日用之間，口食肥甘，身挂輕暖，正是荣华有余，但只是心怀不爽，年已壯健，功名未就，婚姻無憑，兩事跼踖，④空作酒囊飯袋而已，故此許多煩惱，正是，欢乐忽变憂愁运，聰明不如蒙懂人。

〔四卒、祁乐天上。四卒下。〕

祁乐天 (念) 王命凜凜出紫禁，
何敢相違憚風塵。

祁花俗 孩兒拜揖。

祁乐天 我兒免礼，坐下。

祁花俗 孩兒告坐，爹爹回府，为何面帶憂容？

祁乐天 我兒不知，聖上命为父鎮守隴西，想隴西一帶地方，乃夷人出入之地，为父有心帶兒同往边廷，只是科場临近，誠恐耽誤我兒功名，意欲留你在家，怎奈孤身無依，叫父主張不定。

祁花俗 上告爹爹，孩兒不願科舉，心想隨爹爹同往边廷疆場，僥幸立功，兒願足矣。

祁乐天 我兒不知，昔日你祖父为汉侍郎，因曹操秉权，⑤隱居洛陽，教父詩書以乐天年，⑥也是为父不听你祖父之言，受業世祖武皇帝門下，研習韜略，熟讀兵書，官拜虎賁校尉，隨鍾元帥征蜀，虽然拚下宁西侯这頂紗帽，遍体有許多伤痕，到今白髮蒼蒼，还不免边疆之苦，这是我做武將的样子，怎得如科甲搢紳，安享荣华，也是我当初違逆父命，以致如此！

(唱) 細想起当年事追悔不尽，

忍不住流痛泪滴湿衣襟。

孩儿时把父命不肯听信，

长成人任己为重武轻文。

苦驰驱与奔忙饥渴谁问，

宿荒郊眠野帐哀猿为邻。

临敌时把性命毫不惜吝，

箭飞蝗炮连环置若罔闻。

纔拚下烏紗帽兵符印信，

倒不如隐山林甘守清贫。

祁花俗 爹爹呀！

〔唱〕从今后兒修文謹遵父命，

但只是自幼兒未离严亲。

忽然間各一天不能亲近，

教孩兒朝夕間望断白云。

〔中軍上。〕

中 軍 禀老爺，刑部徐大人同滿朝文武前來送行。

祁乐天 速去回禀，就說我行色在即，不敢当送，原帖謝安。

中 軍 是。（下）

祁花俗 徐刑部同众位大人前來与爹爹送行，怎不容見？

祁乐天 我兒不知，徐刑部貌类豺狼，心地奸險，將來必是晋室大害，故此不容他見。

〔中軍上。〕

中 軍 禀老爺，礼部張老爺到，

祁乐天 開門有請。

中 軍 請張老爺！（下）

〔四卒引張質上。〕

張 質 (念) 頃刻亲情兩离分，
怎不叫人添愁悶。

〔下幅，四卒下，祁乐天祁花俗迎出，邀进。各行亂，分坐。〕

祁乐天 賢弟来的甚好，我正要到府面会，兄有一事相托。

張 質 聞得姐夫出鎮隴西，小弟特来一叙，何事吩咐，小弟当得从命。

祁乐天 別無甚托，只因科場临近，不便帶小兒随往，留在家中望祈賢弟看顧一二。

張 質 賢甥聰明超群，凡事不用指教，倘有不到之处，有弟善化，姐夫不用挂心。

祁乐天 如此請上受我父子一拜。

(唱) 念小兒性愚鈍頑劣太甚，

望賢弟代教养莫惜齿唇。

凡事兒須要你費心照应，

斷不要輕放他荒廢詩文。

張 質 (唱) 賢外男千里駒当世英俊，

步青云攀丹桂只在目今。

到边廷握兵符王事当慎，

賢甥事万不劳姐夫挂心。

祁乐天 拜过舅父！(祁花俗拜介)

祁花俗 (唱) 舅与甥系至亲骨肉情分，

理應該学亲生侍奉晨昏。

每日里苦勤学謹遵教訓，

万不敢違父命任意胡行。

張 質 小弟特备薄酒餞別，在家等候，請兄寬飲几杯，少壯行色。

祁乐天 多蒙賢弟雅愛，理当过府領受，無奈聖命在即，弟兄長亭一別，改日再叙。

張 質 如此小弟先行，長亭恭候。

祁乐天 暫別。

張 質 (念)三杯別酒捧野林，

祁乐天 (念)車东馬西各風塵；

張 質 (念)惟有河西池畔柳，

祁乐天 (念)安排村酒送行人。

〔四卒引張質下，祁乐天祁花俗相送。〕

祁乐天 我兒，你須要奮志讀書，听取舅父訓誨，免父憂慮。

祁花俗 孩兒遵命。

〔中軍上。〕

中 軍 稟老爺，車馬齊备，請老爺起程。

祁乐天 傳諭众將，鳴炮起馬。

祁花俗 爹爹請上，孩兒拜別。(祁花俗拜介)

祁乐天 (念)王事不管父子亲，

祁花俗 (念)离別情分何处申，

祁乐天 (念)誰道英雄不落泪，

祁花俗 爹爹！

英雄有泪强沉吟。

〔八卒执旗分上，尾声，祁花俗送祁乐天八卒全下。〕

第二回 嫌貧吵家

〔牛文媽上。〕

牛文媽 (引) 薄命紅顏守飢寒，

嘆只嘆早亡椿萱。

(詩) 二八芳姿玉為容，

娉婷弱質可憐生。⑦

家寒室陋誰來問，

枉負蛾眉在世春。

奴家牛文媽，早喪慈嚴，依兄嫂度日，常恨閨中寂寞，年方二八，尚未字人，虽有西施之貌，恨無浣溪之遇，只得听天由命，正是，迁延岁月渾無主，⑧ 怎得刘郎飲胡麻。⑨

〔馬氏上。〕

馬氏 (念) 咬牙切齒恨冤家，

家寒全然不照挂。

牛文媽 嫂嫂万福！

馬氏 万福什么？从早至午，無食充飢，这等穷苦日子，叫人怎样忍耐。

牛文媽 嫂嫂耐煩些，稍刻兄長回家必有柴米充飢。

馬氏 从早出去，此时未归，不知又上那里賭博去了，提他怎的。

牛文媽 再等片时，想必就回。

馬氏 (念) 家貧無瓜葛，

誰能周濟他。

牛文媽 (念) 縱無要忍耐，
免得人笑話。

[牛二上。

牛 二 (念) 从早离家下，
空手轉回家。
三日斷了賂，
無處作生涯。

開門來！開門來！

牛文媽 我哥哥回來了。

馬 氏 想是拿回柴米，待我開門。(開門介)

馬 氏 柴米在那里？

牛 二 (咬牙跺足介) 咳！有、有、有！

(念) 柴在大市口，米在糧食鋪。
手內無錢買，誰能將我顧。

馬 氏 說來說去，無有柴米就是了。

牛 二 手內無有分文，那里來的柴米！

馬 氏 氣煞老娘了。

(唱) 每日里賭博場擲骰玩耍，

吃肥肉飲美酒任意喧嘩。

把家中柴和米全然不挂，

這飢餓叫老娘如何掙扎。

牛 二 娘子啊！

(唱) 這幾年遭荒旱柴米漲價，

我又是空素手無有生涯。

命中該受貧窮休講閑話，

我和你好夫妻有何錯差。⑩

馬氏 啐！

(唱)再休提作夫妻言錯話差，
提起来把老娘活活笑煞。
倒不如早开口免累足下，
放我去入尼庵削髮出家。

牛二 唵！

(唱)狗淫婦講此話这样胆大，
嫌丈夫你就要削髮出家。
我和你又非是前婚后嫁，
說出这無情話十分狡猾。

牛文媽 兄嫂呀！

(唱)劝兄嫂休爭吵將气忍下，
家貧穷休得要鬧鬧喳喳。
倘若是鄰居曉觀之不雅，
嫂嫂！

好夫妻說什麼出家在家。

馬氏 放屁！

(唱)蠢丫頭說此話不知上下，
似这等穷日子怎样掙扎。
腹內飢恨不得沿街叫化，
管甚么鬧吵吵鄰居笑咱。

牛文媽 兄長呀！

(唱)你当初是富豪高車駟馬，
我嫂嫂她也曾享过荣华。

至今日家貧窮惹她叫罵，
可笑你全無有半點家法。

牛 二 唉！

(唱) 急煎煎惱的我毛髮俱炸，

恨悠悠怒冲冲咬碎鋼牙。

方曉得好夫妻盡都是假，

罷罷罷我和你做个冤家。

妹妹！帮我打煞这个賤人！

牛文媽 是，我曉得，嫂嫂休要走，看我哥哥打你來了！

〔牛二與馬氏相打，牛二敗下，文媽執棍打死其嫂，摸已無氣，驚介。〕

牛文媽 哥哥快來！

〔牛二上。〕

牛 二 你當我真怕你哪！再吃一棍吧！

牛文媽 再休動手，我嫂嫂已絕气了。

牛 二 当真打死了嗎？

牛文媽 難道說謊不成。

牛 二 (摸介) 待我看来，呀！果然死了，四鄰快來，小姑子將嫂嫂打死了！

牛文媽 (掩牛二口) 啐！明明是你打死，怎麼賴我？

牛 二 啐！分明是你一棍打死，你不去償命叫誰償命？

牛文媽 罷罷罷，爭不贏你，縱然是我打死，我和你口說無憑，若到當官再和你辯理！

牛 二 好一丑了頭，明明是你打死我妻，見官你还有什么理辯？

牛文媽 稍刻兩鄰出首，我和你同到公堂，你跪一傍，我跪一

榜，我說老爺在上，他名坐地虎牛二，酒醉打死妻子馬氏，誣賴文嬌。那問官測理詳情，嬌滴滴一个女孩兒，怎能打伤人命，况四鄰尽知你夫妻不和，时常吵鬧，誠恐誤伤人命的罪輕，誣賴胞妹的罪重。

牛 二 哎呀！哎呀！我是你的兄長，你就是这样告我不成？

牛文嬌 有道是當場不讓父，何况你是兄長。

（唱）自古道人命事关系最大，

少不得兄和妹同到官衙。

男子汉逞血性伤人非假，

嬌滴滴女孩兒怎犯王法。

牛 二 哎呀妹妹！

（唱）听说罢咬指尖將头低下，

不由人泪珠兒点点如麻。

怎当她毒蛇口令人害怕，

到公堂我便是凶犯之家。

哎！难見的馬氏呀！

牛文嬌 且休啼哭，早去报官，免得四鄰出首。

牛 二 唉！我一生最怕見官，妹子，你与我寻一个不見官的主意。

牛文嬌 哎！你我乃是当堂爭訟之人，还求什么主意。

牛 二 妹子你看，我与你陪礼，时才都是为兄的不是，与你陪礼了。

牛文嬌 呸！

（唱）遭横禍离不了銀錢救駕，

况我家囊中空百事穷乏。

衙門中公差到非同玩耍，

若無錢免不得目下鎖拿。

牛 二 賢妹呀！賢妹！

(唱)她那里站一旁裝聾賣啞，

問良方求巧計全然不答。

吓的我战兢兢心惊胆怕，

倒不如急抽身奔走天涯。(欲走，被文嬌扯住)

牛文嬌 我問你那里走？

牛 二 天涯逃命。

牛文嬌 那捕快隔省拿人，犹如鷹拿燕雀一般，你如何逃走得脫？

牛 二 賢妹，你本是一个足智多謀之人，快定一計，救为兄才是，待为兄跪下了。(跪介)

牛文嬌 如此說，我且問你，到底是誰將人打死？

牛 二 是我一棍打死，不与妹妹相干。

牛文嬌 如此說，哥哥請起，我也別無計策，就在此县寻一衙門，我兄妹投身府中为奴，就說嫂嫂病瘟自尽，家寒不能安葬，这人命案也就不得深究了。

牛 二 (拍掌介)着！着！着！此計最妙，尙書張老爷要买一个丫头服侍小姐，門吏与我最熟，明日就去吧！

牛文嬌 事在危急，怎么迟得，如今用蘆席掩盖嫂嫂的尸首，就去最妙。

牛 二 最妙，最妙。

〔二人掩盖尸首介。〕

牛文嬌 (唱)我与你比不得临風牛馬，①

公堂上究凶犯同是葛瓜。

明曉得人命事豈能善罷，

莫奈何兄妹們賣身官衙。

牛 二 唉！妻呀！

（唱）也是你平日里不賢狡猾，

一時間劣性起將你打煞。

逼兄妹投托在別人名下，

从今后我与你流水落花。

快走了吧！

牛文媽 且住，看門外有人無人。（出門看望介）

幸喜無有一人，我們快些走了吧。呀啐！

（念）誰憐菡萏雨中花，

牛 二 （念）蝸廬田产浪淘沙。^⑫

牛文媽 （念）身似飄蓬随流水，

牛 二 （念）受人恩处便为家。^⑬

第三回 买 婢

〔張質上。〕

張 質 （引）可惜世道久湮沒，

誰不浸潤淫惡說。^⑭

（詩）偶論忠良能几何，

細詳讒譖加害多。

黑髮只道乾坤小，

白头方知天地闊。

老夫張質，表字存古，大晋尚書，管礼部事，夫人